

王
船
山
遗
书

王

皇

山

皇

王

序

今夫古人之書古人之心也然其中往往有託物寓意爲
洸洋怪誕之詞而後之讀之者多苦于不能解卽能以解
解之亦病于拘文牽義而非有當于古人之心使有能讀
古人之書任其辭之洸洋怪誕而于其所托物寓意無不
可以解解之不致拘文牽義而未當古人之心豈非解之
者所甚快而爲古人所深望也歟顧古之去今至遠以百
世以下之人而解百世以上之人之書欲其毫髮無所差
謬則又甚難而不知非難也古今之世殊古今人之心不
殊也故居今之世讀古之書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

則心心相印何慮書之不可以解解乎衡陽船山王先生故明壬午科孝廉也抱道隱居蕭然物外其生平著述什襲藏之而勿以傳諸其人乃嗣子虎止終不忍其父書之湮沒爰增加音註與二三同人分任較訂付之剞劂梓成以莊子解一書不因余之不敏而請序焉時維秋也蕉桐之下展卷讀之凡句讀段落通篇大旨及篇中眼目所注精神所滙余向讀之而不能解者今讀之而心曠神怡一若漆園傲吏相對逍遙幾不知擾擾于人閒世者之爲何矣因思先生高士也莊生達人也上下千古心相契合宜于是書解之而無毫髮之差謬無難也然則先生之讀莊

而解之者爲莊也非爲後之讀莊也何也解莊所以慕莊也故曰非爲後之讀莊也而世之讀莊者正甚賴乎其有以解之也其甚賴乎其有以解之者何也以讀莊而莊不可解又不能起莊而一一解之今忽于讀先生之解莊不啻莊之自爲之解是又不知莊生之爲先生先生之爲莊生矣此豈第解之者之心所甚快也歟豈第古人之心之所甚願也歟康熙

同里後學王天泰撰

序

莊子楚人也嘗爲蒙漆園吏太史公列傳謂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歸本於老子之旨所著十餘萬言率寓言也畏壘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指事類情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其言泔洋自恣以適己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然則莊子誠善屬書離詞者哉至今學者皆能洛誦亦或驚怖其言若河漢而無極明方正學云莊子神於文者非工於文者所可及文而至於神微子長子瞻其人其又何足以知之衡陽王船山先生學老文鉅著述等身於經史多所詮釋論說然頗散軼其子啟

與其鄉後進甯子紹緒羅子仲宣梓其莊子解以公之同
好余耳先生名舊矣行部於此訪其遺書故遂以此刻見
投且屬爲引其端夫南華之文縱橫馳騁莫可端倪天下
一篇蓋其自序又以謂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後
人復代爲之言不尤駢拇枝指哉抑聞船山爲文自云有
得於南華故於內外諸篇俱能辨其真贗若讓王以下四
篇詆訾孔子之徒自坡公以來皆以爲僞作然其深微之
語固有與內篇相發者抑又安可廢也註莊者多矣惟四
明沈氏竟陵譚氏庶幾近之近閩人林氏莊子因出而諸
註悉廢先生既有得於南華之妙又欲使讀之者識達人

之變化則其所詮註亦所謂知其解而且暮遇之者歟我
知先生之必有以知之也康熙己丑孟冬平原董思凝撰

莊子解目錄

內篇

卷一逍遙遊

卷二齊物論

卷三養生主

卷四人間世

卷五德充符

卷六大宗師

卷七應帝王

外篇

卷八駢拇

卷九馬蹄

卷十肱篋

卷十一在宥

卷十二天地

卷十三天道

卷十四天運

卷十五刻意

卷十六繕性

卷十七秋水

卷十八至樂

卷十九達生

卷二十山木

卷二十一田子方

卷二十二知北遊

雜篇

卷二十三庚桑楚

卷二十四徐無鬼

卷二十五則陽

卷二十六外物

卷二十七寓言

卷二十八讓王

卷二十九盜跖

卷三十說劍

卷三十一漁父

卷三十二列禦寇

卷三十三天下

莊子解卷一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譔

男啟增註

內篇

逍遙遊

解曰寓形於兩閒遊而已矣無小無大無不自得而止
其行也無所圖其反也無所息無待也無待者不待物
以立己不待事以立功不待實以立名小大一致休于
天均則無不逍遙矣道者嚮於消也過而忘也遙者引
而遠也不局於心知之靈也故物論可齊生主可養形
可忘而德充世可入而害遠帝王可應而天下治皆膠

合于大宗以忘生死無不可遊也無非遊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
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
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增注冥海也嵇

康曰取其冥冥無涯也方以智曰鯨本小魚之名莊子用爲大魚之名鵬卽鳳也爾雅鳳字自北而南寓繇混沌向離明之意

解曰其爲魚也大其爲鳥也大雖化而不改其大大之
量定也意南溟而後徙有扶搖而後搏得天池而後息
非是莫容也此遊于大者也遙也而未能道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

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齊諧書名爾雅曰扶搖謂

之焱何孟春曰齊諧無是書是其劇耳

鯤鵬之說既言之重引齊諧三引湯之問棘以徵之外篇所謂重言也所以必重言者人之所知盡于聞見而信所見者尤甚於聞見之量有涯而窮於所不見則至大不能及至小不能察者多矣詘於所見則弗獲已而廣之以聞有言此者又有言此者更有言此者有是言則人有是心有是心則世有是理有是理則可有是物人之生心而爲言者不一而止則勿惘於見所不及而疑其非有矣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野馬天地閒氣也塵埃氣翳鬱似塵埃揚

也生物猶言造物此下俱言天字之高故鵬可乘之以高遠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

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言野馬塵埃生息在空升降故

人見天之蒼蒼下之視上上之視下同爾乃目所成之色非天有形體也

繇野馬塵埃生物之息紛擾於空故譬天之正色不可

得察亦惡知天之高遠所屆哉天不可知則不知鵬之

所遊與其所資以遊者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

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堂道謂之坳剖芥子

以爲舟極形其小膠滯也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

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

培厚也厚其風力于下

背負青天

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夭闕猶言折阻闕音遏

水淺而舟大則不足以遊大為小所礙也風積厚而鵬

乃培之大之所待者大也兩言而後乃今見其必有待

也負青天而莫之夭闕可謂逍遙矣而苟非九萬里之

上厚風以負之則亦杯之膠于坳堂也抑且何恃以逍

遙耶

蜩與鸞鳩

蜩蟬也鸞鳩小鳥鸞音學長尾曰鸞短尾曰鳩

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

榆枋

槍突也榆枋二木名

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

控投也投于地則得所安

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此遊于小者也道也而未能遙也

適莽蒼者三飧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

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莽蒼近郊之色果飽也宿春

謂鵬也對大于小所以均異趣也蒙之鴻曰此言遊各

有近遠則所以資其遊者自別培風與不必培風形使之

然於二蟲又何知焉小知不及大年支道曰以小知

又生下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

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朝菌天陰生糞上見日則

死楊慎曰古作雞菌今滇

名雞鸞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彭祖姓篋

名鏗堯封于彭城至商年七百歲真靈真海靈龜也

蝸與鸞鳩之笑知之不及也而適莽蒼者計盡于三月

稱長久者壽止于彭祖則所謂大知大年亦有涯矣按敵

讀南華者不審乎此故多誤看故但言小知之何知小年之可悲而不

許九萬里之飛五百歲八千歲之春秋為無涯之遠大

然則三飡而返腹猶果然亦未嘗不可笑三月聚糧之

徒勞也小者笑大大者悲小皆未適於逍遙者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列子作殷湯問夏革窮髮之北窮髮不毛地有冥海者

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修長也其名為

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

角而上者九萬里搏音團控也羊角風曲上行如羊角然俗謂之旋渦風絕雲氣負

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斥小澤也鷃鴛鴦也田鼠所化

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

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亦小大之辨也○以蜩鷃譬鄉

國以大鵬譬列子

辨也者有不辨也有所辨則有所擇有所擇則有所取

有所舍取舍之情隨知以立辨辨復生辨其去逍遙也

甚矣有辨則有己大亦己也小亦己也功于所辨而立

名於所辨而成六氣辨而不能御天地辨而非其正鵬

與斥鷃相笑而不知為神人之所笑唯辨其所辨者而

已矣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

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

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

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舊注猶然笑貌數所角切數數猶汲汲○評曰猶然

云者謂不待至人猶能笑之也然使一鄉一國之士不以

蝟鷄笑鵬忘其小而遊焉則固可以笑宋榮子之未樹宋

榮子不知自笑而猶然笑之亦適足雖然猶有未樹也評

笑而已亦彭祖之猶以久聞而已雖然猶有未樹也評

樹者隨所植而生者也出乎土而榮于虛者也宋榮子自

守確而未能適于物以成其大用有所樹則有所未樹矣

夫列子

列子鄭人名禦寇

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泠音零

旬有五日而

後返彼于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

也評曰知有世而遺之乘其虛不觸其實福所不期禍所

亦必反矣旬有五日節序之變也氣變而必闕未足以御六氣而遊無窮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自知效一官以上三綦而乃遊無窮前三者小大有殊而各有窮也窮則有所不道而不足以及遙矣視一鄉一國之知行則見爲至人彼之所不至者多而此皆至也視宋榮子則見爲神人彼於分有定於境有辨以形罔而不以神用而忘分忘辨者不測之神也視列子則見爲聖人彼待其輕清而遺其重濁有所不極若遊無窮者塵垢糠粃皆可御而不必泠然之風則造極而聖

也於鄉國見其功名唯有其己內外定榮辱辨乃以立
功御風者去己與功而領清虛之譽遠垢濁之譏自著
其名而人能名之若夫乘天地之正者無非正也天高
地下高者不憂其亢下者不憂其汙含宏萬有而不相
悖害皆可遊也御六氣之辨六氣自辨御者不辨也寒
而遊于寒暑而遊于暑大火大浸無不可御而遊焉汗
隆治亂之無窮與之爲無窮則大亦一無窮小亦一無
窮鄉國可遊也內外榮辱可遊也冷然之風可遊也疾
雷迅飈烈日凍雨可遊也已不立則物無不可用功不
居則道無不可安名不顯則實固無所喪爲蜩鷲鳩則

眇于小而自有餘不見為小也為鯤鵬則警乎大而適如其小不見為大也是乃無遊而不逍遙也

堯讓天下於許繇曰

許繇字武仲陽城人一日槐里

日月出矣而燭火不

息

燭醮爵二音炬火也

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

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

缺然請致天下許繇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

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

深林不過一枝

鷦鷯小鳥

偃鼠飲河

偃鼠鼠也伯勞所化

不過滿腹歸

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

而代之矣

堯不以治天下為功堯無己也庖人遊于庖尸祝遊于尸祝羹熟祭畢悠然忘其有事小大之辨忘而皆遂其逍遙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

接輿舊注楚狂名陸通一說肩吾自度也連叔

及物也接輿合載也皆寓為之名

大而無當

當去聲

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

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

逕外而庭內隔遠之意

不近人情焉連

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

藐遠貌姑射山在寰海外射音夜

有神

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

綽約輕秀貌

不食五穀吸風

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

三字一部南華大旨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是以狂而不信也

狂誑通疑其誰己

連

叔曰然盲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

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時與是通因是女故但言此女音汝之人也之德也固將磅礴萬物以為一

世蘄乎亂治亂曰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二句互文見意○評曰磅礴役使錯

亂之也之人之德視彼勞役萬物以求治者皆弊弊也疑神者所不屑為也之人也物莫之傷

大浸稽天而不溺稽音啟至也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

其塵垢糠粃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物之災祥穀之豐凶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胼胝黧黑

疲役其身以天下為事於是乎有所利必有受其疵者

矣有所貸必有受其饑者矣井田之流為耕戰月令之

濫爲刑名張小而大之以己所見之天德王道彊愚賤
而使遵遏大而小之以萬物不一之情徇一意以爲法
於是激物之不平而違天之則致天下之怒如烈火而
導天下以狂馳如洪流旣以傷人還以自傷夫豈知神
人之遊四海任自然以逍遙乎神人之神凝而已爾凝
則遊乎至小而大存焉遊乎至大而小不遺焉物之小
大各如其分則己固無事而人我兩無所傷視堯舜之
治迹一堯舜之塵垢糝糠也非堯舜之神所存也所存
者神之凝而已矣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

資貨也章甫殷冠也殷冠已不合于時而又適越

越人斷

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

藐姑射之山句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司馬彪曰王倪齧缺被衣

許繇為四子故按莊以四子為神人故在藐姑射之山汾陽堯都也窅音杳深遠貌

物各有所適適得而幾矣唯內見有己者則外見有天

下有天下於己則以己治天下以之為事居之為功尸

之為名拘鯤鵬于枋榆驅蜩鷃于冥海以彭祖之年責

殤子之天皆資章甫適越人也物乃以各失其逍遙矣

不予物以逍遙者未有能逍遙者也唯喪天下者可有

天下任物各得安往而不適其遊哉

惠子謂莊子曰惠子名施為梁相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

而實五石實五石實中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

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瓠落猶廓落非不喙然大也喙然虛大貌喙音楞

吾為其無用而培之培音剖擊碎也莊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

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龜音均凍坼也世世以泝泝統為事

泝泝音屏僻漂也統音曠絮之細者漂絮作水絮也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

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

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將去聲冬與越

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

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

以為大樽慮猶計也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

猶有蓬之心也夫

五石之瓠人見為大者不龜手之藥人見為小者困於
無所用則皆不逍遙也因其所可用則皆逍遙也其神
疑者不驚大不鄙小物至而即物以物物天地為我乘
六氣為我御何小大之殊而使心困于蓬蒿閒耶故按即物

以物物謂以物之
自物者而物之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
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卷音拳立之塗匠者不顧今

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

狌生星二音狸屬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敖音遨候鳥之東西跳梁

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于網罟今夫爨牛爨音來旄牛也其大若

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

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廣莫猶曠渺彷徨乎無

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

安所困苦哉

前猶用其所無用此則以無用用無用矣以無用用無

用無不可用無不可遊矣凡遊而用者皆神不凝而欲

資用於物窮於所不可用則困神凝者窅然喪物而物

各自效其用奚能困己哉此其理昭然易見而局於小

大者不知唯知其所知是以不知知以己用物而不以

物用物至于無用而必窮窮斯困矣一知之所知則物
各還物無用其所無用奚因苦哉抑斄牛能爲大狸狘
能爲小斄牛愈矣而究亦未能免于機網則用亦有所
困然大而不能小無執鼠之用以自弊弊則大而無用
者於以喪天下而遊無窮也較易此列子所以愈於宋
榮宋榮所以愈於一鄉一國之士也故曰眾人匹之不
亦悲乎

莊子解卷一終

莊子解卷二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註

內篇

齊物論

當時之爲論者夥矣而尤盛者儒墨也相競於是非而不相下唯知有己而立彼以爲耦疲役而不知歸其始也要以言道亦莫非道也其旣也論興而氣激激于氣以引其知汜濫而不止則勿論其當於道與否而要爲物論物論者形開而接物以相構者也弗能齊也使以道齊之則又入其中而與相刃唯任其不齊而聽其自

已知其所自興知其所自息皆假生人之氣相吹而巧
爲變則見其不足與辨而包含於未始有之中以聽化
聲之風濟而反於虛則無不齊矣故以天爲照以懷爲
藏以兩行爲機以成純爲合而去彼之所謂明以用吾
真知之明因之而生者因之而已不與之同不與之異
唯用是適則無言可也雖有言以曼衍窮年無不可也
不立一我之量以生相對之耦而惡有不齊之物論乎
此莊生之所以凌轢百家而冒其外者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卧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偶

偶一作耦
評曰無我

無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

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評曰昔

言今忘

子綦曰偃

子游名

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

知之乎

昔者子綦之隱几嘗有言以辨儒墨矣至是而喑焉忘
言子游見其喪偶之心矣故問夫論生於有偶見彼之
與我異而若仇敵之在前不相下而必應之而有偶生
於有我我之知見立於此而此以外皆彼也彼可與我
爲偶矣賅物之論而知其所自生不出於環中而特分
其一隅則物無非我而我不足以立物無非我者唯天
爲然我無非天而誰與我爲偶哉故我喪而偶喪偶喪

而我喪無則俱無不齊者皆齊也言生於心有言有我則舍於心者如燭火之在灰中有心而將有言則見於形者如春木之欲茁發繇其形知其心窅然之喪一壺子杜德之形矣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凡聲皆籟也籟本無聲氣激之而有聲聲本無異心使氣者縱之歛之抗之墜之而十二宮七調之別相陵相奪所謂化聲也以無我無偶之心聽之則伶倫之巧一鳴鳴已耳心之巧氣之激豈其固然哉然則唇齒喉舌一匏竹也氣機之所鼓因音立字因字立義彼此是非

辨析于毫芒而芒然於所自出亦惡足紀乎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大塊地也其名為

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呿音豪而獨不聞之琴琴乎

山林之畏佳琴音聊一音溜高貌畏平聲大木百圍之竅

穴似鼻似口似耳人之鼻口似枅音機構櫨似圈圓似白

深似注者淺似汚者平激者其聲謫者謫音哮箭去叱者

其聲出吸者其聲入叫者謫號通哭聲突者突音杏咬者

咬音坳哀切聲矣咬其聲幽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喁愚偶二音唱于

也冷風則小和冷音零輕風飄風則大和飄風疾厲風濟

厲風猛風也濟風過也則眾竅為虛厲風過而風息矣俗云飄風不

其自取眾竅為虛言其自己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風息竅虛但見餘風之觸

物者調調刁刁而已調調緩也刁刁細也

地本無聲因風而有聲風亦不能為聲假山林之曲大

木之竅而有聲兩相待兩相激而聲出聲無固然之體

也似人似物則人物之虛竅受氣之鼓動亦如此而已

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謔者笑者咬者唱者和者至

不齊矣風濟而還為虛雖有調調刁刁之餘韻皆且老

洩而莫使復陽則作而怒呬者還其無作而無不齊矣

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

綦曰夫吹萬不同

評曰人之言萬變天吹之使然

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

取怒者其誰耶終于自己者始于自取下文以堅白之味

言何怒發也誰使之耶

物之聲不一猶之言也人之言不一猶之聲也皆比竹之類也其已將謂自己其取將謂自取而氣之激于中者豈果不容已者乎浸假無知則不足以怒發而亦知何自而有知耶故詰其為誰而不窮其知之所自出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閑閑廣博貌閒閒乘隙也炎炎

凌轢貌詹詹細碎也○評曰大小皆妄○又評曰以下皆求怒者而不得

非知則言不足以繁知有小大而言亦隨之小者非獨小也以大形之而見為小大者非能大也臨乎小而見

大然則閑閑者亦閒閒耳炎炎者亦詹詹耳以閑閑陵
小知而譏其隘以閒閒伺大知而摘其所略以炎炎奪
小言之未逮以詹詹翹大言之無實故言競起以成論
萬有不齊者知之所自取而知之所從發者又誰耶故
下文廣詰之

其寐也魂交魂合其覺也形開形動而魂馳○評曰言

致按魂交形開魂形交做而神不凝焉與接為構接事物之相接日以心鬪

縵者密者密者縵音瞞中車也密藏也密小恐惴惴大恐

縵縵縵讀莫半切寬心貌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持辨其畱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堅持其殺如秋冬殺所

以言其日消也

一往之氣氣盡而衰

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

雖日消而必不可改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

厭音壓緘封也老洫謂熟路成溝也

封於所知所見之中而成溝不變也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死于成心便無生氣喜怒

哀樂慮歎變愁

愁音聶懼也又不動貌慮謀其將來歎惜其已往變遷而游移熱懼而株守

姚

佚啓態

人者情動而其態百出矣姚佚一作姚姚

樂出虛

無定蒸成菌

無根

日夜相

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此極言知之所釀成爲學術機變無窮之終始也夫魂

交而不知知之所自往形開而不知知之所自來寐與

覺均此一身至人之所不分而爲物論者乘覺以動遂

殊乎寐豈寐者非我而覺乃爲我乎形一開而所接之

境或攻或取以相構結乃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藏之

固二句而持之以戰栗二句一往不復窮工極辨趨于

一途而他皆不恤括發如機迨乎力盡知索衰老以止厭其

也二句要皆不出於一隙之知念念相續言言相引無有

知其所自萌者抑無有欲知其萌者顛倒於八情之中

皆聽其如樂之出虛蒸之成菌夫果有萌耶則未有不

可知者也而果誰為之萌乎下重詰之

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繇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

取是亦近矣彼謂外物以為而莫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

而特不得其朕也兆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自信為然而遂

見之可有情而無形有所發而無可據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賅音

也該備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三句皆詰詞誰親耶皆悅耶有

私耶自問則曰吾問人則曰汝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

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四句皆疑詞疑其有真君非果有也按此

與楞嚴七去徵心相似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評曰全不與至

真之理相應

此以徧求其所萌而不得也使其知己也則一已而無

不已可勿更求其萌矣不然而試求之得之以生者性

也而此與接為構而始有至于老洎近死而不可復陽

是出虛之樂吹止則闕蒸成之菌乍榮而萎其非性明

矣則或謂彼與我相待而成如磁芥之吸於鐵珀此蓋無所萌者而抑不然我不取則物固莫能動也蓋以爲有萌而終不得其萌以爲無萌而機之發也必自我留而守者必有據厭而緘也必有藏意者其有真宰乎乃可行已信而未信之前無朕唯情所發而無一定之形則宰亦無恆而固非其真是不得立真宰以爲萌矣抑其因形之開而始發也疑其依形以爲萌也乃骸也竅也藏也皆以效于知者其散寄之乎則一人之身而有異知耳目不相喻內外不相應矣旣非散寄則必依其一以爲主而私有所悅將指此官骸竅藏何者爲主而

何者爲臣妾於是而疑之曰官骸竅藏之外有真君焉
而虛而無倚者不足以相役不足以相君君且不得而
况其真厯厯求之了無可據然則莫知其萌者果非有
萌也天之化氣鼓之激之以使有知而有言豈人之所
得自主乎天自定也化自行也氣自動也知與不知無
益損焉而於其中求是非之所司則愚甚矣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
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爲天所吹不能自主故可悲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

成功茶然疲役

茶音聶疲貌刊本作藹誤

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

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

生也固若是芒乎

芒昧也盡一生之云爲皆
芒昧也不知爲誰而怒也其我獨芒而

人亦有不芒者乎

人人盡然
何足深較

所謂君者無君也所謂宰者無宰也天吹之而成籟天
固無益損而人惡得有是非乎然而因知立言因言立
辨以心鬪物以物鬪心相刃相靡形化心亡而後已其
芒昧也可哀矣哉我與之俱昏昏而何能使人昭昭人
無有不昏昏而何用使之昭昭耶天之靜而不受人之
益損者儒聽其爲儒墨聽其爲墨朗然大明自生自死
於其中而奚假辨焉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

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評曰不但知世事而取一端以為是者有成心也愚者亦有成心焉○敢

按愚者自智則智者亦愚而已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

也是以無有為有

未有成理昭然于心而豫設是非之辨皆心所造作非理本然也○昔昨日也

今日方適越而昨日已至此惠子之言莊子用之以見必無此事

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

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

人各以成心為論誰能止之方以智曰禹之神唯勤儉不自滿假而已

已

乍作乍已而終芒于所自萌一言不足以立而炎炎詹

詹且無窮焉其所挾以為己信之情者成心而已成心

者閉閉閒閒之知所成於理固未有成也無可成而姑

逞其詞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一氣之所激笙簧聒耳

辨之不勝辨也無容柰何者也

夫言非吹也

吹無成響言則因成心而立言

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

也

雖有言而是非固不定也

果有言耶

果有所見而立言乎

其未嘗有言耶

抑漫然言

之

耳其以為有異於穀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

評曰皆天使之言耳○穀

音寇鳥在穀中會意方以智曰禽言如鵲則報喜鴉則報凶布穀催耕鸛鳴審雨可聽之為準穀音未定則不可為

矣

使言而僅如吹歟洪纖雖殊而不相爭軋言則有立言

之旨是非相競而其亂滋甚乃其所言之是非唯氣所

激以淫於知而無定理則固可視之如穀音一氣至而

鳴耳是非奚足論哉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有真偽是非故至理以隱道

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

華故有儒墨之是非評曰一篇提要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

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欲之者其成心也即下文所謂其好之欲

以明之也浮明而以之乃自謂以明愈明而愈隱矣

無言非言也無道非道也同為天氣之所動則言皆可

言知之所及不能超乎道外有曲有全有左有右而道

皆可道限於其知以為成心而憑氣之所鼓不知其兩

可兩不可而獨有所是偏有所非小成之知見成百家

之師說而儒墨其大者也儒墨爭飾其榮華而道隱矣

兩可之言亦隱矣夫其所以的然爭辨於是非者自謂
 明也斤斤然持而以之而豈真明也哉明與知相似故
 昧者以知為明明猶日也知猶燈也日無所不照而無
 待於燭燈則或燭之或熄之照止一室而燭遠則昏然
 而亦未嘗不自謂明也故儒墨皆曰吾以明也持其一
 曲之明以是其所已知而非其所未知道惡乎而不隱
 耶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是此也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

彼出於是此是亦因彼彼是此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

方死方死方生評曰言止于所見曰死又出一議曰生○劉辰翁曰有彼方生得此故曰彼是方生

之說也雖然彼是生而是非死也是非生而彼是死矣方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

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繇而照之於天亦因是此

也是此亦彼也彼亦是此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

且有彼是此乎哉果且無彼是此乎哉彼是此莫得其偶

謂之道樞道本無偶不立偶樞句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合于道樞則得環中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

莫若以明評曰是非無窮皆自謂以明者所生○致按應

讀莊者多混看解中分別觀之

夫其所謂是非者豈是非哉彼此而已矣我之所謂彼

彼之所謂我也無定之名也見此之為此而不知彼之

亦有其此自知而不知彼遂怙之以爲明兩相排而益引其緒以相因而生則立此而彼方生使無此而彼不足以生矣故有儒而後墨興有墨而後儒之說盛夫相倚以生則相倚以息相倚以可其可相倚以不可其不可則攻人者召攻之媒也若是而聖人其屑以之哉天之所籟鳴雖異而於天無益損也任物之吹而無倚焉則無所不照矣雖然亦因彼因此之現在吾前而照之耳使無儒無墨聖人亦奚照乎照亦聖人之不得已而因焉者也

釋亦因是句

照之而彼此皆休矣皆均矣其所因

者忘而道定於樞無窮之化聲以不應應之而無不可

應矣若彼無窮之化聲生彼此之是非則唯持其一曲之明而已矣一曲之明亦非不明也故小知大知爭炫其知而照之以天者無我無此無耦無彼固不屑以此爲明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不可乎不可人謂之可則可謂之不可則不可道行之而成

物謂之而然

是非皆人所造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

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雖不然不可者必有其然者可者必

無物不

然無物不可

合而言之則無不然無不可矣

故爲是舉莛與楹

莛莛維絲筦也小而弱

楹前厲與西施厲癩惡病也

恢恠憭怪恢音詭恠音詭憭音譎與詭譎通皆變異意

道通

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指之屈伸因作用而成乎異象馬之白黑因名言而爲

之異稱局於中者執之超於外者忘之故以言解言之

紛不如以無言解之也浸使白其黑而黑其白屈其伸

而伸其屈則名與象又改矣則天地萬物豈有定哉忘

言忘象而無不可通於以應無窮也皆無所礙照之以

天皆一也但存乎達之者爾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

隨所用而

用之無容言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止

也謂因是而卽止也
也止謂止而不辨

立言者析至一而執一偏以爲一以爲道體夫緣用而體始不可廢如不適於用而立其體則駢母枝指而已達者不立體而唯用之適用愛於親不待言無事於兼也愛親而已愛有可兼不待言無私於親也兼愛而已用乎其不得不用因而用之其用也亦寓焉耳適得而幾奚有于自立之體哉故言可已也因乎彼此而通之用無不適而言可已矣已適而用亦可已矣知亦可已矣如寓者之不畱於逆旅又何必於儒墨兩端之外別立一宗哉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

朝三何謂朝三日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

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說狙子余反又七慮反猿屬狙公養猿猴者芋音叙又羊諸

反橡子也朝三暮四朝三升暮四升也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評曰

要之不出乎環中

適得而幾本無必然之可據時過事已忘言忘知而惡

有然哉必欲知其然者如狙知四之爲多而迷暮之止

三喜則見同怒則見異又豈能固有其知乎亦因彼此

之適然者而挾之不舍故用亦可寓也不可執也執則

亦勞神明爲一而不知通于大同也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兩行兩端皆可

行也適得而已

時過事已而不知其然則是可是非可非可是是非休養其大均之天而不爲天之氣機所鼓則彼此無所不可行矣無不可行者不分彼此而兩之不分彼此而兩之則寓諸庸者彼此皆可行也無成心也不勞神明爲一也不以無有爲有也如是則天豈能吹其籟而眾竅之虛不待厲風之濟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自立己說

封曰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因而是是非之彰

也道之所以虧也

有封者物自物我自我偶兩未能喪而為氣之所鼓
以與物相刃相靡於是非若宋榮子是已有物則有待
若列子是已皆限於所知而不至於未始有物之天其
所不至則其所虧也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護其成心果且有成與虧乎哉

果且無成與虧乎哉評曰究竟不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

琴也昭氏名文古善琴者自成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

鼓琴也評曰知不能成道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

杖柱也策杖也瞽者
杖杖舉而擊節賞音
惠子之據梧也
梧琴也據梧而吟
三子之知

句七字幾乎皆其盛者也
故載之末年自以為盛故終身守之唯其

好之也以異於彼好即愛之所以成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所謂莫若以明

也欲之者其成心而謂人之莫若也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堅白

舊注云堅石白馬之辨也○彼非所明而明之正與下此之謂以明對映而其子其徒又以文之

綸終徒為繁文牽引終身無成

昭文之所鼓師曠之所審惠子之所吟皆聲也與比竹

之吹山林大木之風聲自謂有別然使離乎是非而均

之於天之所籟則一而已矣有聲而即其聲以立是非

是以有知知已成而不能自舍是以有愛其知之也愈

盛則愛之也終其身而不亡以待盡至于言已成是非已立則為之嗣法者不必有知不必其愛而專家以徇其師說綸縉牽引文句繁興復奚恤道之虧哉其以明者非明也是古人之所不屑以者也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不言亦何嘗不成

若是而不可謂

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

滑音汨滑亂不定疑而不決恍惚之中有

其真明

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如此

乃可謂之以明

莫若以明者皆非明也閒閒閑閑之知爭小大于一曲之慧者也滑疑之耀寓庸而無是非無成虧此則一知

之所知而爲真知然後可謂之以明夫滑疑之耀者以
天明照天均恍兮惚兮無可成之心以爲已信昏昏然
其滑也汎汎然其疑也而徧照之明耀于六合矣蓋成
乎愛則虧乎道道無可成者也虧乎道者自虧而無能
益損乎其真則固無所虧也繁言雜興師說各立而適
以虧道則盡天下之言無可息也而鼓動于大均之中
乘氣機而自作自已於真無損益焉故兩行而庸皆可
寓則盡天下之言無容非也無所是無所非隨所寓而
用之則可無成可有成而滑疑者無非耀矣疑儒疑墨
而非儒非墨物論奚有不齊哉知者不言善者不辨有

言有辨而一如其無言無辨斯以為聖人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

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

是謂此理不欲指言

之但曰此自謂今所言者未知合乎無言之道否則亦有儒墨之類而已雖然姑試言之防人摘己而先自破之有

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

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

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又自解說言我雖如此說之亦未嘗定執為是也

此欲自顯其綱宗而先自破其非一定之論期於有成

蓋亦滑疑之耀也今且有言於此謂有始以下之言是者指道而言不言道而言是者標道之名爲己所見之道則有我矣立道之實以異于儒墨之道則有耦矣故指現前之所大明者無耦無名滑疑而寓庸者曰是無往而非是無有爲彼者也統天下之有無而曰是則彼是莫得其耦矣既有言矣則雖恰與是合而亦儒墨之類矣故唯無言則絕類而與道類有言則固不能然姑且言之如下文所云則有謂矣特我之謂推而上之以至於無無則雖有謂而固無謂非氣機之吹挾成心以立言者比則有謂無謂滑疑而不必于成故雖有言可

也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
 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
 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
 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通歷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
 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已止也止而不辨
 道合大小長短天人物我而通于一不能分析而為言
 者也有真知者並其通為一者而無朕是未始有夫未
 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一尚不立何況自二而
 三乎氣機之作止與無作無止者始離而為二作與止

又自別而爲三鼓動不休知與言互相增益有儒有墨
儒有九家墨不一類以及乎堅白異同刑名法術姚姪
啓態各炫其榮華惡從而辨之哉聖人休于天均而不
隨氣機以鼓動則聖人一天也萬籟皆于此乎取之可
以兩行而無不齊于適得則千軌萬轍無不可行無不
可行則無不可已已而合于未始有之本然以通萬不
齊之物論於一豈離眾論而別有真哉亦因是已之而
已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

爲下入德故有畛

請

言其畛有左有右

同而亦異左尊而右有力

有倫有義

次序曰倫差等曰義

有分

有辯物辨曰分有競有爭言爭曰競此之謂八德

自有適有而各據為心之所得見為德而守為常以立

其封發若機括而留如詛盟皆八德之為也道未始有

之也故老子曰道失而後有德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

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論而不辯此論字一本故分也者有

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

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

仁不仁大廉不嗛嗛音謙喉含物也當吞而不吞大勇不忤道昭而不道

昭明之也明之言辯而不及辯有所不及即仁常而不成有常

為道即非道

則成因謂之仁不知其成也毀廉清而不信國語曰廉

也大成無成故曰大仁不仁也孟子曰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勇伎而不成伎物則己先

奚可哉自以為清人不信之五者勇而幾向方矣方以智曰此中何等次第何

聖人無自見之德而於至不齊之物論真知其妄動於

氣機然自取者必將自已本無封而不足以常則以通

一者懷之而不以示彼有懷而亟言之者無他祇欲以

示人而已故為道為言為仁為廉為勇皆自據為德而

迫欲示人則道本圓而使之向方方則有左有右有分

有辯各為倫義而互相競爭我畸孤而物為仇耦矣聖

人無不見而焉事此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
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繇
來此之謂葆光

懷之斯其光葆矣葆之者非爲封爲畛據爲己德也無
不在吾所葆之中故曰天府爲天之府則天不能以我
爲籟而吹之使鳴其爲光也不能以示人若紛亂而無
倫義則爲滑其可彼可是非彼非是而無成可師則爲
疑葆其滑疑以含天明則謂之葆光皆知也皆不知也
是之謂知止其所不知夫乃無我無偶而非氣機之可
簧鼓也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
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宗一膾一胥敖一猶存乎蓬艾之
閒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
于日者乎

十日並照無彼是也無小大也無是非也滑疑之耀不
勞神明於一以爲明者也日在天之中而爲天所寓之
庸耳德爲天府則十日亦其寄焉耳若三子存乎蓬艾
之閒而與較是非則堯與蓬艾類矣

齧缺問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
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

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

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

腰疾偏死鱗然乎哉鱗音秋木處則惴慄恂懼恂音濬猿猴然

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薦稠也螂且甘帶

且音疽螂且蜈公帶蛇也鴟鴞耆鼠耆嗜同鼠死璞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狽以

為雌獼狽音篇達似猿而狗頭一名獼狽麋與鹿交鱗與魚游非其類而猶合毛嬙

麗姬人之所美也毛嬙麗姬後世美人而王倪言之與莊子見魯哀公同一寓言或真以盜跖為

柳下惠之兄離朱為黃帝時人恐漆園不任證據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

見之決驟決驟奔蹄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

義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殺亂吾惡能知其辯

居之所安食之所甘色之所悅皆切於身而爲自然之
覺非與仁義是非後起之分辨等然且物各有適而無
定論皆滑疑也而況後起之知隨成心而以無有爲有
也惟葆光而爲天府則兼懷萬物而任運以寓庸則無
正無不正聽物論自取自己而惡知其辯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
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
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
生無變于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物論之不齊依于仁義仁義之辯生乎是非是非之爭

因乎利害利害之別極于生死死者知之生死有知

則謂之生無知則謂之死而非天之有生死也籟在而天吹之籟亡

而吹息吹與息弗能損益乎天死生無變則休于天均

而無有足勞其神明者此喪我之至而物論無不可齊

之極致也故歸其要于此而與大宗師無異旨也

瞿鵲子問于長梧子曰鵲有知梧無知瞿兩目驚視貌鵲目不圖梧壽最長亦寓為之名

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于務無所不就利不違害不喜

求自謂未得而求之不緣道自謂已得而緣之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

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楊慎曰孟古作益而我以為妙

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

而丘也何足以知之舊江丘長梧子名或謂夫子為孔子而長梧子斥其名且汝亦

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時夜司夜雞也見彈而求鴟炙亟求知何足以知必

至乎聖而後知之予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句奚旁日月挾

宇宙奚猶言何不也為其脗合置其滑滑滑音骨昏未定貌以隸相尊隸

役也無是無非無貴無賤眾人役役聖人愚菴菴音豚混沌不分貌參萬歲而一

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為物論者皆求治也而孰知天下之本滑皆求明也而

孰知天下之本潛求治求明而為之名曰仁義為之辯

曰是非以要言之利害而已矣此之所謂利彼之所謂

害利害無有常者也本無一成之利害而成心所師知

不屈於其域則有訢有拒乃以尊其所訢賤其所拒而
爭競不已今夫隸人之所賤也而隸固有長以尊於其
屬則亦未始無其尊也仁義是非之說何容詹詹而炎
炎耶夫利害是非之辯豈有常哉或旬日而改或旬月
而改或數十年而必改百年而必大改千年而盡易其
故堯舜之名篡賊之惡也周孔之文俗儒之陋也然則
古之所賤今之所貴今之所是後之所非厲風變其南
北而籟亦異響若夫參萬歲而一成純者大常而不可
執豈言論之所能及哉忘言忘知以天爲府則真知之
所徹蘊之而已無可以示人者聖人之愚菀恰與萬歲

之滑湣相爲脗合而物論奚足以存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

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

沾襟及其至于王所王猶君也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

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

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

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後知此其

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此爲貴乎牧乎彼爲

賤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

名爲弔詭弔音的弔至也詭異也萬歲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

是旦暮遇之也

說生者說其生之有知而已生之有知生盡而知無寄
況萬歲乎知飲酒之樂而不知哭泣之哀知哭泣之哀
而不知田獵之樂一開一交哀樂相舛則既死之後萬
歲之奚若何能知耶然則生無可說死無可惡不但化
聲爲天氣之所吹舉凡官骸之用心知之靈皆氣機之
變耳知至于此則生死忘而利害其小矣利害忘而是
非其泯矣是非失而仁義其不足以存矣仁義不存而
物論之成虧無定矣滑焉滑焉以聽萬歲之不可知此
之謂知止於其所不知

既使我與若辯矣也若汝若勝我我不若若若果是也我果

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而亦其汝也其

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

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黷音啖黷闇不明貌吾誰使正之使同乎

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

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

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評曰

天謂之彼

已極言是非利害生死之不可知而要之於物論之不

可與爭勝莫非滑也莫非疑也莫非潛也行其已信而不得其形則人與俱芒而可哀莫甚矣彼者滑潛之天府不可爲名而固有在之辭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若其二字兩疑之詞和之以天倪倪分

際也因之以曼衍曼音萬曼衍無極也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評曰天籟曰化聲氣所化也

官骸以爲比竹天之氣機以吹之知橫立其中以爲封

爲眡爲八德爲是非爲彼是詹詹如冷風炎炎如飄風

皆化聲耳化聲者本無而隨化以有者也怒者爲誰則固不可知也以爲必有怒焉者則疑于有待不知怒者之爲誰則疑於無待皆滑潛而不得其端倪不得已而言之天其倪乎蘊之懷之以爲天府則倪不倪皆無不可矣故槁木死灰無聲而杜其化可也然而不必然也天有其倪而我能禁其不倪乎聲必有化而我能禁其不化乎兩行耳寓諸庸耳則有言而曼衍皆庸也孰非兩行之可寓者乎生死忘而忘年是非忘而忘義無要歸之旨以爲究竟則槁木死灰固無妨于曼衍不然旣知其齊矣而又言其齊以異于儒墨之不齊則亦與物

論同其詹詹子綦之曼衍不亦可哀乎有一日之生盡
一日之曼衍無成心而隨化以不益損乎其真此齊物
論之所以無傷於長言也

罔兩問景曰

罔兩景外陰也景影通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無特操歟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
然者耶吾待蛇蚶蝸翼耶

蛇蚶蛇腹下翻齧可以行者吾所待者人也如蛇蚶蝸翼之輕也

惡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

此明有待無待之不可知也有待無待皆不可知則忘
年而方其生也固年也忘義而一起念一發言皆義也

如景之不離乎形也必舍此而為特操以求其所以然

所以不然者為無待之真君真宰必不可得則曼衍可也無竟可也庸無竟寓之也亦無竟兩行可耳又何拘拘於年義之外立特操歟故莊生可以卮言日出而不窮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

栩栩然喜貌

自喻適志與

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蘧蘧有形貌

不知周之夢為

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既分夢覺為二

則有此之謂物化

物化謂化之在物者○

致按鷓鴣化鵬蜩

是非此之謂物化 蜩化鷹化鳩田鼠化斥鴳大者化大

小者化小至于莊周化胡蝶胡蝶化莊周則無不可化矣當知物化有分天均自一
聲皆化也未有定也而但化為聲則亦如比竹之吹宮

商殊而交不相爭一轂音耳是非之所自成非聲之能有之也而皆依乎形有形則有象有象則有數因而有大有小有彼有是有是有非知繇以起名繇以立義繇以別以極乎儒墨之競爭皆形爲之也而孰知形亦物之化而非道之成純者乎故於篇終申言物化以見是非之在物者本無已信之成形夢也覺也周也蝶也孰是而孰非物化無成之可師一之於天均而化聲奚有不齊哉此以奪儒墨之所據而使蕩然於未始有無之至齊者也

莊子解卷三

船山遺書四十

衡陽王夫之譔

男敵增註

內篇

養生主

形寓也賓也心知寓神以馳役也皆吾生之有而非生之主也以味與氣養其形以學養其心知皆不恤其主之亡者也其形在其心使之然神日疲役以瀕危而不知謂之不死奚益而養形之累顯而淺養知之累隱而深與接構而以心鬪則人事之患陰陽之患欲遁之而適以割折傷其刀養生之主者賓其賓役其役薪盡而

火不喪其明善以其輕微之用遊於善惡之間而已矣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

者殆而已矣已而二字承上為文

知之變遷緣喜怒哀樂慮歎變熱而生左右倫義分辨

競爭之八德益氣以馳氣日外洑和日內蕩而生之理

不足以存生理危則不亡以待盡而已

為善無近名為惡聲色之類不可名無近刑緣督以為經

奇經八脈以任督主呼吸之息背脊貫頂為督為陽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可以盡年

身前之中脈曰任身後之中脈曰督督者居靜而不倚

於左右有脈之位而無形質者也緣督者以清微纖妙
之氣循虛而行止於所不可行而行自順以適得其中
不居善之名即可以遠惡之刑盡年而遊不損其道遙
盡年而竟無擇於曼衍盡年而應不傷于天下安萬歲
之不可知而聽薪之盡則有生之年皆生也雖死而固
不亡也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

所踣踣音紀砉然騞然砉音虛國切皮骨相離奏刀騞然進

也騞然兩分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刀環有鈴所謂鸞

舞節桑林之乃中經首之會牛之經脈有首尾脈會于此

章合湯樂又合黃帝之樂
鸞刀之聲詎能兼之非是
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
知其理之謂道進乎技矣始臣

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

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
行止皆神也而

應之依乎天理
自然之理批大郤
隙也導大窾
音款空也因其固然技

經肯綮之未嘗
音著骨肉而況大軋乎
軋音孤大骨也良庖歲更

刀割也
割筋肉族庖月更刀折也
折骨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十年

為率而又九
年形其久也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
硎音形磨刀石

彼節者有閒
虛為閒以喻督而刀刃者無厚
不厚以喻緣夫厚

也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

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雖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為筋族

脈結聚處也恍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譟然已解謀霍

國切速貌此喻陰陽人事之患傷吾生者靜而持之以慎則不與相觸但微動之而自解也如土委地

喻萬感皆退聽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喻生不傷而待其化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大名之所在大刑之所嬰大善大惡之爭大險大阻存

焉皆大軋也而非彼有必觸之險阻也其中必有閒矣

所患者厚其情厚其才厚其識以強求入耳避刑則必

尸其名求名則必蹈乎刑名者眾之所聚爭肯繁之會

即刑之所自召也忠不銳力不競術不多情不篤以隨

其自然之理則無不可行也不可行者自知止也天下之險阻名者自名刑者自刑瓜分瓦裂如土委地而天下無全天下矣天下無全而吾之情乃全生理不傷生氣常新善吾生以俟年之盡而藏之善吾死矣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介偏別

天與其

人與

二與字平聲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

天命之使人一足人

之貌有與也

相並曰與他人自兩足耳

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獨也皆有與也皆

也天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

也

斲祈通求也求免禍則必求邀福如籠中之雉畜養雖豐神氣盛而生理傷矣

以有涯之生隨無涯之知實則以其知隨其生也為善

爲惡而至于有厚無他求以利其生而已矣徇耳目口
體之欲則近刑徇見聞毀譽之迹則近名唯恐其形之
傷而役其知以爭大輒自以爲養生而神王身幸免于
剗削而違天以全人惡知人之殘也多矣乎是則知不
任過而殘其生者卽其生唯得賓而忘主也故不得已
而甯近右師之刑勿近樊雉之名名者天之所刑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

失一本作佚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

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
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
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

會謂和合之也

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

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徇人則天而倍違其真忘其所受古者謂之

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

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縣音懸帝上天也命繫于天適去則其繫解矣

老聃所以死而不能解其懸者亦未能無厚而近名也

名者眾之所會不遊其閒而入其會則雖不斲言而必

有言不斲哭而必有哭之者矣天懸刑以懸小人懸名

以懸君子一受其懸雖死而猶縈繫之不已而不知固

有閒也不待釋而自不懸也然懸于刑者人知畏之懸

于名者人不知解避刑之情厚而即入于名以樂召樂

以哀召哀自怛其化而且以納天下於樊中養生之主

者所惡莫甚於此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薪可屈指數盡火自傳于他薪豈念昔薪之盡

而代爲之哀耶盡古燼字

以有涯隨無涯者火傳矣猶不知薪之盡也夫薪可以屈指盡而火不可窮不可窮者生之主也寓於薪而以薪爲火不亦愚乎蓋人之生也形成而神因附之形敝而不足以居神則神舍之而去舍之以去而神者非神也寓於形而謂之神不寓於形天而已矣寓於形不寓於形豈有別哉養此至常不易萬歲成純相傳不熄之生主則來去適然任薪之多寡數盡而止其不可知者

或游於虛或寓於他鼠肝蟲臂無所不可而何肯聽帝
之懸以役役於善惡哉傳者主也盡者賓也役也養其
主賓其賓役其役死而不亡奚哀樂之能入乎

莊子解卷四

船山遺書四十

明衡陽王夫之撰

男啟增註

內篇

人閒世

人閒世無不可遊也而入之也難既生於其閒則雖亂世暴君不能逃也亂世者善惡相軋之積惡之軋善也方酷而善復挾其有用之材以軋惡而取其名名之所在卽刑之所懸矣唯養無用而去知以集虛則存于己者定而忘人生死可外而況于名物不能傷而後庶幾於化此篇爲涉亂世以自全而全人之妙術君子深有

取焉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

君其年壯其行獨自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蕉謂草葦之聚也蕉葉經霜狀極

一國之死者若聚而成藪澤之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

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

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

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憂謂憂與憂相接也古之

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

暴人之所行

顏子之心齊存諸己者也夫子所語葉公託于不得已而致命存諸人者一存諸己者也蘧伯玉告顏闔以形就心和而不入不出己有以存則可以存諸人也以存諸己者爲至不得已而應而持之以慎要以不迷於己不亟求于人則條貫通一而道不雜唯宅心於虛白而棄其心知之用者能之暴人固無足畏也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

出乎爭則人居善名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

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砥亦厚也未達人氣于相勝

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自謂名聞吾之所不而彊以仁義繩

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疆去是是以人惡有其美也惡去聲命

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

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惡用之惡平聲悅賢惡不肖仁義繩墨之言也惡用

此以求若唯無詔王公則不詔已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

熒之也熒亂也而色將平之抑之使平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

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念一動而順之

以行則機智且因而不息若殆以不信厚言彼不信矣而此尚厚其言必死于暴人

之前矣

心一而已而使之雜以擾者是非也是非交錯于天下

皆生于知知以生是是以形非歧塗百出善者一是非

也暴者一是非也交爭而擾不可言矣夫知生于心還以亂心故盡人之心不可勝詰心各有知不知者不肯拙于不知則氣以憤興旣以忤人之心復以犯人之氣暴人之氣尤爲猛烈則惡其美也深見爲菑己而報以菑也倍酷然且以吾心之善吾氣之正乘而鬪之先自喪其和平德又惡得而厚信又惡得而砥邪欲伸其氣則心必雜心雜而目口色容交失其則乃至彼此交菑身死國亡猶曰吾直言之氣自伸于千古心知之蕩德一至此乎

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

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修身而愛民因爲上之所忌

故其君因其修

以擠之

擠子禮切排也陷也

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

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

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

而況若乎

榮於外者名也利於己者實也君子好名爲暴君所殺小人好利而又不受惡名爲聖君所殺

或殺其身或殺其國人至于國爲虛厲而聖君亦不免於暴矣故曰聖人之所不能勝

是非者名而已矣是者名之榮也非者名之辱也雖桀

紂未有安於名之辱者而逢比以其心之所是盛氣以

凌之使欲求一逃于辱名之徑而不可得心旣逆而氣

復相持以不下則豈徒菑於逢比之身哉逢比死而桀

紂之惡益甚夏殷之亡益速水火之禍可勝言邪叢枝
胥敖有扈且與堯禹爭名堯禹不假借三國以名而用
兵不止然則欲免於爭名之累者是非之辨其可執爲
繩墨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

可乎曰惡惡可惡平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

所不違陽外著也氣凝曰充意露曰孔揚此所謂發氣滿容也屬端采色不定所謂載色載笑也屬勉恃端

勉以見於顏色者如此使人不能違之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容與徐動

之情以我因察人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雖

與相習猶不能成其志而況大德軌索所不相親者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

不音否訾音此不其庸詎可乎不違故外合內不相
訾者否之訾音之也勝怨怒不勝計矣

詰其所以者所以奪之也至于未始有回則又安從有
以哉以者乘人之無以而鬪之抑乘人所以者之不善
而鬪之以生于心知而非人心之有有以則作於其氣
而逆人之氣以其端乘其邪以其虛乘其窒以其勉乘
其惰以其一乘其紛端勉不可也虛一亦不可也蓋端
而虛則非虛勉而一則非一也以充揚之色伺人之感
而乘機以進自謂之虛以執而不化者日漸進之以求
成效自謂之一皆挾其所以成乎心而形乎容者也雖
或免乎暴人之暴怒而內之憎忌益深豈但德之不成

與菑且逮之矣

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以成言上比古人

內直者與天

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

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

子

天子者天之子也己亦天之子也視之如同胞無爵祿之可欣刑法之可畏其內坦然是爲內直于是己必盡

言而于人之從違皆無期必之心與童子之不知利害同焉

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

與人之爲徒也擎拳曲跽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

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

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

句

實也

實有其理

古之有也

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

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

其術太多

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

雖然止是已耳夫胡可以及化

謀狎也謂如政令法度之不可狎雖可使人免罪然

終不能化人

猶師心者也

前之端虛勉一者以爲存諸己也而所存者非己也與
物相刃相劓案人之感以責人而自恃其仁義故虛者
非虛一者不一也內直外曲成而上比以辟咎則莫非
存諸人矣一念以爲天一念以爲人一念以爲古多其
術于心雜擾而無定豈己之有固存者乎固人而欲達
其心氣耳前者既有我而有偶後者又因偶而立我心
之純一者散而雜其心知以曲用爲範圍人心人氣之

師則人亦測其無定而終狎之不能化物必矣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

有以者以其所以者爲有端虛勉一曲直上比皆其所
以則皆據以爲有者也夫人之應物有則見易無則見
難易則若可不慎取給于所有而有餘裕天之化物天
無自有之天因之而不齊者皆齊矣有而見易則違天
而貪於取名以生其慢易天所不宜詎足以化物哉故
使之齊者除其挾所有之心而慎持其虛也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

以為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

曰若一志至一則生虛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

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不以心心止於符符合也不與物相隔氣也者

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曰回之未始

得使使猶教也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

子曰盡矣

心齊之要無他虛而已矣氣者生氣也即皞天之和氣

也參之以心知而氣為心使心入氣以礙其和于是乎

不虛然心本無知也故嬰兒無知而不可謂無心心含

氣以善吾生而不與天下相構則長葆其天光而至虛

者至一也心之有是非而爭人以名知所成也而知所
自生視聽導之耳乃視者繇中之明以燭乎外外雖入
而不能奪其中之主耳之有聽則全乎召外以入者也
故一聽而藏之於本虛之心以爲實心虛而樂據之以
爲實因以其聲別善不善成己之是而析人之非故耳
竅本虛而爲受實之府然則師心者非師心也師耳而
已矣以耳之所聽爲心而師之役氣而從之則逼塞其
和而一觸暴人年壯行獨之戾氣遂與爭名而菑所不
恤矣遊人之樊而寓於不得已者澄其氣以待物爾耳
可使聽而不可使受心可使合乎氣之和而不合乎耳

將暴人狂蕩之言百姓怨詛之口皆止乎化聲而不以蕩吾之氣則與皞天之虛以化者同為道之所集外無耦而內無我庶可以達人之心氣而俟其化雖有機有阱有威有權無所施也此遊于人閒世之極致至于未始有我而盡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

樊藩籬也遊其入人閒世也

而無感其名入則

鳴不入則止

謂人納其言

無門無毒

有門則有門則有毒毒自門入門啓毒出

一宅而

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

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

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

闕音缺牖也隙也

虛

室生白莫非天光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端坐而神遊于六虛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徇猶使也耳目聽于虛氣不以心知聞亂之鬼神

將來舍而況於人乎是萬物之化也舜禹之所紐也紐相繩也

伏羲几蘧之所行終几蘧未詳行終行之終身也而況散焉者乎散餘也

暴人之惡聲其詞溢亂國之怨讟其詞危啟耳為門而

受之以成乎心則憤懣而含毒以毒攫毒兩相蓄矣一

其宅者心齊之素不以聽亂也不得已而寓於鳴心守

其符之寓庸也如是以入遊其樊知道之所知而不以

心耳生知其知也虛室之白己養其和而物不得戾若

然者凝神以坐而四應如馳即有不止者亦行乎其所

不得行則有鳴可也不鳴亦可也暴人之弗然者自
失而化之于無迹矣禹之于舜舜之於堯亦此而已雖
暴人亦無容不以此也聖狂在彼而虛以待之者存乎
我皞天之所以化物伏羲几蘧之所以化民皆此而已
矣

葉公子高將使于齊問于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諸梁葉公

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

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

道以權成

寡鮮也道言也莫不謂事成為快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

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

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平日甘饜無欲清之人饜

世供食而已不別求清潔之物令人取給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

道之患是兩也兩患俱集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

我來

思楚之使之也重復思齊之待之也不急而遽成內熱

皆存諸人者使然也知先成乎中則耳目且熒乎外震

撼回惑人閒世皆桎梏矣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

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
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
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
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就事之情實而行之而
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此存諸己者之素定也不悅生而惡死而後其虛也果
虛其一也果一矣自事其心事者無事也事無事則心
無心矣忘其心乃可忘其身夫五官百骸豈知悅生而
惡死哉心悅之心惡之耳哀樂施于前耳目受色聲之
震撼入感其心而搖其氣則陰陽人事交起爲患心不

可解身無可逃而氣之宅于虛者無死無生常自定焉
可無疑于行矣

上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靡靡通維繫也漢書羈靡亦用靡字

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

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

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

信之而不信莫則傳言者殃故

法言曰

古書名

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

力者

如今之角技

始乎陽

陽謂解數使人可見

常卒乎陰

陰謂暗計傷人

泰至則

多奇巧

泰至猶言過甚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

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

始信而卒薄之

其作始也簡其

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如風生波相乘不息行者實喪也激于言以行之

而喪其本心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喪其心則不可測故忿設無

繇巧言偏辭忿作則設無根之言詞而獸死不擇音音與

林木之陰也受傷之獸出平地以與人鬪氣息蕪然音蕪盛貌於是並生心厲

厲瘟疫鬼也害機交作不擇而施如瘟疫然 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此行之故實喪也

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遷改其辭令勸人成事過度益也遷令勸成皆增益也

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

此而後存諸人之善術也不任耳而宅於一亦虛而已

矣以此而遊于人閒世豈徒合大國之交為然哉邱里

之閒田夫牧豎之事相與者莫不然也

敵按言此以見人人當用此以

處世傳溢言起風波而喪其實以召不知其然之不肖之

心皆心不宅于一以養其虛任耳為知而據之為成心

以急于成事者使然耳故從末而慎之不勝慎也從本

而慎之一宅而已矣耳非不聽而止于聽非不有言有

行而適其符於物無所慎而自無不慎不然慎亦慄也

先內熱而陰陽人事莫非患矣

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

報君

止此耳何用他求

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乘而遊則凡天下不肖之心莽然之氣皆冷然之風莽

五二 角卷四
二
渺之鳥也乘而鬪則溢言遷令勸成而尅核以召不肖之心並心生厲皆其所必至夫遊亦豈有必遊之心哉亦寓於不得已爾生亦可遊也死亦可遊也忘生忘死養其存諸己者則何至溢言遷令勸成以憤事然則所以報君之命者至于忘生死而已極又何必有功有名以爲報邪故以無事無心事其心者可以忠報君可以孝報父而不尸其名不居其功非無己無功無名之人孰能與于此故曰此其難者未常不存諸人而以存諸己者存之也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

天殺

殺所界反受于天者本薄

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

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

其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

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

勿超其外

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

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

彼喜怒無常如嬰兒

吾之不識不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

彼之蕩閑踰檢無町

畦而吾之彼此不隔亦無町畦也

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

彼之卑下為無崖而

吾之若谷若水亦無崖也

達之入于無疵

不入不出兩無疵焉

汝不知夫螳螂乎

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美者往往若是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伐功也積功自負其美幾矣

幾于危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

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

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

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蜃以蛤飾器今之螺甸○喻積伐適有蚤蚩

蚩音萌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喻美意○僕車御也緣因也因

拂其蚤蚩之不時而遭蹄齧之害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

此存諸人者之善術也存諸己者不悅生而惡死定於

虛一矣而後存諸人者乘物以遊心伯玉之言一乘物

以遊心也形之就亦外曲也心之和亦內直也因就而

入感其心則與俱靡而不能無疵以其和者出而示人則與不肖之心爲町畦崖岸而致毀首碎胸之患皆有心知之美自伐以犯人幾于死亡而不覺者也傅太子則傅太子惡用知其德之殺與不殺而蕩吾德以犯之乎慎之於饑飽喜怒之間抑末矣無門無毒宅一以集虛者不斲乎慎而自慎於其就和出入之間發之至當而無所犯也則見爲慎所謂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也則又涉亂世之末流者不得已之機權也許繇之忘帝堯搏扶搖也伯玉之教顏闔搶榆枋也各因所乘而遊其心宜皞天者無異觀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

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

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猶言飽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

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行不肯視何

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散上聲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

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松心木為構音

也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于文木

耶夫柷梨橘柚果蓏之屬柷音查柚音實熟則剝則辱大

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

道天自培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

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慎之至唯不使予也而有

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

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匠石以匠用于人有所用則又惡知

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耶曰

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

且幾有翦乎二句一氣貫下詬厲之因且也彼其所保與

眾異而以義譽之譽猶責也不亦遠乎南伯子綦遊乎商之

邱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芘庇通賴蔭

枝所蔭可以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

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

而不可以為棺槨

軸解木紋旋散也

啞其葉

啞同

則口爛而為傷

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巳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

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

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

杙棲狙之架

三圍四

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高名即高明大家也或曰高門麗與麗通梁棟也

七圍八

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

禪全一邊為禪傍

故未終其天

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

解祭祀禳解也

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適河謂沉

人于河也如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

西門豹之事

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支離䟽者頤隱於齊肩高于頂會

撮指天會音增撮子括反會撮髻也脊凸頭低故指天五管在上五管五藏之膈兩髀為

脇挫鍼治緝挫鍼縫衣治緝浣衣緝音戒足以餬口鼓筴播精鼓筴籟米也

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于其閒上有大役則

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

者乎支離其德者其彌縫洗滌鼓播又何如耶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列仙

傳曰楚狂陸通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隱峨嵋山尸子曰接輿耕于方地今黃城山曰鳳兮鳳兮何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

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

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

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野草也朱子以為薇無傷吾行

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唐順之曰迷陽晦其山木自寇也膏

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

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有以者皆有用也寓諸庸者非無用而不挾所以以自

伐其美以為用故以翼飛而或弋之矣以知知而必蓄

之矣唯不挾其有用以用于人則時而為社亦不得已

而寓諸庸毀之不怒譽之不喜暴人日操斧斤以相蓄

而與之相忘唯其虛而已矣天下皆用實而無能用虛

人所不能用人所不能蓄也不近名者之不近刑夙矣
然而不易得也所謂幾死乃今得之也慎之至也不恃
所有以易天下毫釐之不合于皞天者唯恐犯之其慎
之也至矣然其所慎者特化形化聲之接構而固非惴
惴焉有內熱之傷則其慎也一逍遙矣不材之散木固
未嘗有悅生惡生之情支離䟽者亦未嘗以避武士大
役而毀其形任其所固然而安於無可柰何則衛君之
暴齊楚之交蒯賁之天殺無不可支離於其側故有用
之用不如無用之用也

莊子解卷四終